

上大演讲录

Lectur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2009卷)

钱伟长 总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大演讲录

Lectur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2009 卷)

钱伟长 总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大演讲录. 2009 卷 / 钱伟长主编.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81118-724-3

I. ①上… II. ①钱…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自然科学-文集 IV. ①Z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3477 号

责任编辑 李 旭 封面设计 张天志 技术编辑 金 鑫

上大演讲录(2009 卷)

钱伟长 总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叶大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8.25 字数 327 000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100

ISBN 978-7-81118-724-3/Z·025 定价: 49.00 元

编委会

总主编：钱伟长

主 编：周哲玮

执行主编：忻 平

编 委：陈志宏 胡申生

钟德津 孙 蕊

总序

钱伟长

演讲,又称讲演、演说,如对其作更宽泛的解释,也包括学术报告、学术讲座等。演讲是人际沟通,知识传播,宣传鼓动,阐述学术观点、立场、主张的重要形式。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政治家、思想家、专家学者通过演讲,使他们名垂青史,而无数听众不仅从中获得信息,还可以学到别人的好经验、好方法,更增加了知识、信心和力量。

演讲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商朝国王盘庚为了说服民众迁都,向老百姓力陈迁都的好处,《尚书·盘庚》为我们留下了这一千古演讲名篇。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知识分子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到处游说,发表演讲,齐国的稷下学宫,成为各家各派宣传自己观点主张的好所在,儒家大师荀况曾三次担任这个讲坛的主持者。也正是这个讲坛,造就了孟子、荀子这样大师级的人物。

中国文人讲究游学,所到之处切磋学问、发表演讲成为必要的经历。因此,在各地的书院、学府、官邸和寺庙都曾留下历代大师的声音。老子的《道德经》何尝不是一篇演讲稿?玄奘西天取经,在天竺,不知要经过多少次登坛演讲、辩驳,才让佛教发祥地的僧侣信徒折服,从而才完成取经大业。

在西方的古希腊、罗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师,哪一个不善于演讲?《苏格拉底的申辩》是苏格拉底在受审时发表的演讲,由他的学生柏拉图记录成文流传后世,对西方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德国黑格尔留下的《哲学史演讲录》依然能让我们领略到这位哲学大师的雄辩智慧的风采。

在近、现代,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都擅长发表演讲,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是公认的演讲经典。在近代西方政治家中,美国总统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短短3分钟,却为世界留下了英语演讲史上的一篇珍品。而英国首相丘吉尔面临德国希特勒的入侵而对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使英国上下同仇敌忾、热血沸腾、保家卫国的信心陡长。

大学是知识的渊薮,各类人才荟萃之地,是演讲者发表观点、报告最新学术研



究成果最为看重的地方。中国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学校》一文中曾创造性地提出,每月朔日(夏历初一日),在京城,应有当世大儒在太学讲学,天子率百官前往聆听;在地方郡县,则应选邑中缙绅士子到学官讲学,郡县官在下就弟子列,认真听讲。黄宗羲的这一设想在当时虽无法实现,但可看出他对在学校向学生发表演讲是何等的重视。

社会发展到现在,演讲已经成为大学不可或缺的活动,不仅学术泰斗、艺林大师都以到大学发表演讲为荣,就是各国政要到大学发表演说也蔚为风气。中国两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胡锦涛先后到美国进行过国事访问,就分别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发表重要演讲,而外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到中国的大学发表演讲也成为重要的外交安排。演讲是大学的一种文化,演讲的频率和水平现在已成为衡量一个大学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之一。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来上海工业大学之初,就请了一大批闻名世界的专家到学校给师生开讲座,开拓他们的学术视野,一场场精彩的学术讲演让师生们获益匪浅。而上海大学自新组建以来,学校继续秉承“自强不息”的校训,校园的演讲活动开展得更丰富多彩。学校请来了社会名流、政要以及许多大师级的人物来到上大校园,为学子们作各类演讲。2005 年 4 月 23 日,应邀到中国进行访问的法国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先生,在中国文化部长孙家正等人的陪同下,到上海大学为 1 000 余名师生作了题为《欧盟与中国的关系》的精彩演讲,这使我们的学生有机会在校园里和法国总理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流。

对于演讲,学校的历届领导始终将其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点和特色加以关注和扶持,并给予政策上支持和保证。从在全校开展“百人演讲系列活动”,到依托上海市“东方讲坛”举办点使校园演讲活动又上新的台阶,多年以来,这些演讲活动始终健康持续地推进着,现已经成为上海大学校园文化的特色和品牌。这些演讲,嘉惠学子,提升了学校的办学水平,扩大了学校的声誉名望。鉴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高水平的演讲活动将和上海大学美丽的校园一样,永远伴随着每一个上大人。

是为序。

2008 年 11 月 18 日

(作者时任上海大学校长)

编辑体例

- 一、本演讲录选收各类人物 2009 年在上海大学的演讲。
- 二、所选演讲文稿,不代表编者观点;根据演讲内容,全文或择要录入。
- 三、演讲文稿按月日时间顺序编排,日不详者记月,排在当月之末;月不详者记年,排在当年之末。
- 四、每篇演讲稿前,配以演讲者照片和小传。
- 五、演讲文字,除订正错别字和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外,原则上维持原貌。

目 录

(2009 卷)

1	漫谈大学生读书问题 上海大学教授 王晓明
8	宏扬奥运精神,自强不息话拼搏:中国体操 “梦之队”,科学训练出金牌 中国国家男子体操队总教练 黄玉斌
17	如何成为全面发展的创新性人才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党委书记 滕建勇
27	中国与海湾地区结成长期经济合作战略伙伴是 历史最佳选择 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主席 董泰康
37	广告的未来发展与广告学知识框架的重构 武汉大学教授 张金海
50	全民健身与世博同行 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 李伟听
64	元代青花瓷鉴定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张浦生



69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催人奋进 ……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褚君浩
75	钱伟长教育思想与上海大学的发展 …… 上海大学副研究员 曾文彪
91	金融危机与大国博弈 …… 上海通用机械(集团)公司党委书记 王 山
97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田国强
107	唐代文学的魅力…… 复旦大学教授 陈尚君
117	上海是个大舞池 …… 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作家 程乃珊
128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建构 ……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杨 扬
138	上海当前社会建设的战略分析与理论思考 ……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教授 李友梅
145	凝固科学与技术…… 上海大学校长助理、教授 瞿启杰
158	天文望远镜的历史与教益 ……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编审、研究员 卞毓麟
178	上海市知识产权战略与高校的发展 …… 上海知识产权协会会长、教授 陈志兴



作者小传：

1955 年生于上海。现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紫江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化分析和中国现代思想分析。

漫谈大学生读书问题

时 间：2009 年 3 月 2 日

地 点：上海大学校本部

演 讲 者：王晓明

大学四年，只读几十本书？

那是两年多以前了，我去一家大学的中文系，面试三位申请直升研究生的本科生。我提了一个并不刁钻的问题，他们答不上来，再提一个更普通的，还是神情茫然，说不了几句话。无奈之下，我干脆问：“四年里，除掉教材，你们读过多少本书？”“小说也算吗？”“算，你是学文学的嘛！”结果，一位“四五十本”，一位稍多，“大概七十本”，第三位扳着手指，只数出不到三十本！

这所大学地处都市，在全国排得进中等；能申请直升研究生的学生，平时的考试成绩，至少也该在中等。整整四年，1 460 天，如果这样的学生都只读几十本书，其他的呢？年轻人进大学，通常叫做去“读书”，该“读书”的时候都读得这么少，毕业了，岂不是更要和书“拜拜”了？以前看到报上说，某地规定公务员每年最少要读 5 本书，我还怀疑记者是不是漏写了一个 0，那天面试以后，我明白了，这个要求不算低。

但我还是不大甘心。怎么能这样？中国这样，别的地方呢？自那天以后，凡遇



见国外大学的熟朋友,我都要问:你那儿的学生一年读多少书?这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专业、语言、学校的等级、教材的类型、计算字数的方法……各处都不一样,很难精确换算,但我纠缠不放,逼着朋友们给我数字,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不说欧美那些一流大学,就是一些和我们差不多的国家的中等水平的大学: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诸如此类,其文学系本科生的读书量,都比我们高得多。

举一个例子。东京法政大学的日文系有一本刊物,写成汉字叫《外濠通信》,学生编的,每年两期。2003年7月的一期上,刊登了一组对本系学生阅读状况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涵盖一至四年级,总数165人。调查得很细,数据一大堆,我这里选4组:

一个月的读书量?

5册以下:116名;6到10册:32名;11到20册:12名;21到30册:4名;30册以上:5名(最多的学生每月读55册)。

一个月的购书量?

5册以下:11名;6到10册:21名;11到15册:10名;16到20册:7名;21到40册:6名;40册以上:5名。

读书的地点?

家:91名;电车上:89名;学校:21名;咖啡馆:6名;快餐店:5名;家庭餐馆(family restaurant):3名;公园:3名。

现在的个人藏书量?

10册以下:17名;10到30册:27名;30到50册:36名;50到100册:30名;100到150册:10名;150到200册:6名;200到300册:6名;300到400册:3名;400到500册:3名;500到700册:3名;700到1000册:2名;1000册以上:4名。

法政大学是私立“东京六大学”之一,教学水平大概比我面试的那家大学高一些;日本一般人收入与书价之比,也比我们的合理一些;日本出版社习惯出许多小开本的口袋书,薄薄一册,一两个小时就能看完。但是,看到日本学生每月买这么多书,特别是看这么多书,我还是很替中国人担心:读书的差别如此悬殊,长此以往,怎么得了?!

可能有人要笑: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如今是图像时代,电视、电影、动漫……谁还读书啊?就是要读,也还有互联网,干吗非要读一本一本的书?如今房价这么贵,买多了书,占面积,傻啊?

越是“信息爆炸”,信息环境越糟?

我却要说,越是这所谓的“图像时代”、“互联网时代”,越要读一本一本的书(包



括“电子书”)。为什么这么说?

20 世纪的新科技,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获取信息的状态,其中最厉害的,是图像传送技术,它整个重排了信息的等级次序。电视越是普及,别样的信息就越靠边站,万里之外的中东某地,汽车炸弹猛烈爆炸,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在自家的电视屏幕上,看到了爆炸现场的血迹,一个 CNN 或 BBC 的记者,站在血迹旁滔滔不绝……你是不是觉得,只有这种现场直观般的活动图像,才是最真实、最可信的信息?在今日上海,你任意拦住十个人问,十有八九都会回答“是这样”吧?

亲眼所见的,是否一定比别人告诉你的更真实?这是一个问题,但这里不讨论,我先假定“亲眼所见的更真实”,然后往下说。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本来是好的,但一和别的东西搅在一起,它的好就可能变成坏。图像传送技术就是如此。它给人开出了一条获取信息的新途径,从今往后,你不但读别人的报告,听别人的讲述,更可以直观事变、目睹世界了:当然是好东西!可是,这技术并非 20 世纪的唯一产儿,它还有一大堆同胞,甚至孪生兄弟:资本主义的各种新的扩张形式、现代集权国家的各种新的类型、经济和文化的新的全球化、“大众文化”、“文化工业”、“创意产业”,等等。即便信息技术的领域里,它也有一大群同伴:系统化控制技术、信息监控技术,诸如此类。所有这些,都亲热地拥抱它,要把它拉进自己的一伙里。它没法抗拒,技术是最听话的,谁叫的嗓门大,它就跟谁去。因此,它很快就成了权势者的随从。它对人的意义,也随之改变。

不同类的信息被重新分等的结果,是信息的提供者也重新排了高下。当今世界,谁能在向公众图像直播远处的事变?如果没有天文数字的资金,不能租用清晰度的卫星传送设备,不能在世界各地建立记者站,缺乏在第一时间将记者和摄影师送往全球任何地点的公关和运送能力……就是掌握了再好的图像传送技术,也是白搭。技术越是吊起观众对图像清晰度的高胃口,就越减少图像的提供者,如今一只普通的手机,都动不动 400 万像素,现场直观图像的提供者,势必寥寥可数。

这可不是小事情。最近 20 年,全世界流传一个词:“信息爆炸”。看看四周的情况,好像真是这样,媒体铺天盖地,广告无孔不入,许多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活在噪声和视觉污染的废料池里,喘不过气来。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就在这爆炸一个连一个、信息总量急剧膨胀的同时,你得到的信息,却明显在减少?

你是“看见”了,但你的眼睛越来越不属于你

世界上每天发生那么多事,其中许许多多,例如这个乌龟长了五条腿,那位明星有了新情人,诸如此类,是只对这乌龟的主人、或者那明星的前情人和经纪人才



有意义,其他人知不知道,完全无所谓的。但是,有一部分事情,却有公共的意义,是你我都需要知道的,如果不知道的太多了,我们就要被欺负的。所谓“公共知情权”,前提之一,就是这个区分:我不用知道那个乌龟长了几条腿,但我必须知道,譬如说,政府今年实际抽了百姓多少税,这些钱又用到了哪些地方!可是,看看当今世界,中国也罢,美国也罢,在电视和其他主流媒体上“爆炸”的,大多正是乌龟长腿、明星夺爱式的八卦,那些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要紧事情,反而被遮遮掩掩,语焉不详。所以,重要的不是信息多还是少,而是什么信息多,什么信息少。如果公众必须知道的,越来越少,不知道也没关系的,却越来越多,那就不是人类信息状况的改善,而是,怨我直言,非常危险的恶化。

你也许反驳我:不对,今天的主流媒体上,还是有不少公共信息的,虽然没八卦新闻那么热闹,但至少在中国,比起从前来,公共信息是更多了。我赞同这个说法,譬如和“文革”时候相比,如今电视——包括其他主流媒体——上的公共信息,的确可以说多了不少。但是,这仍然是说的信息——即便公共信息——的总量,而你我更要关注的,是信息来源的数量。比方说,某地煤矿塌了,记者蜂拥而去,如果他们可以多方采访:矿工、遇难者家属、技术人员、工头、矿主、当地居民、不同级层的官员、评论家、学者……如果采访来的信息都可以发布,这家报纸这么讲,那家杂志那么讲,电视屏幕上众说纷纭,各有各的独家报道,那么,一般公众就能博取兼听,自己来比较各种信息,选择、思考,形成对塌方事件的自主认识。如果相反,塌方刚一发生,就有人来垄断信息,统一口径,只给你这一方面的信息,你也只能按照这一方向报道,那么,就是再整版照片、粗黑标题、24 小时滚动播出、大喇叭从早喊到晚,公众依然被蒙住了至少一只眼睛,只能看见事情的一角,而且,往往是不重要的那个角。

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聪明的信息专制,如今正在全世界膨胀。几乎各种媒体上,八卦新闻都是主角;公共信息逐渐被挤到边上,其来源更是日渐单一。不是说图像时代吗?在这样的时代,对人工图像的“观看”,自然成为“感受”的第一代表,人的其他感官:听觉啦、味觉啦、触觉啦,乃至更具精神性的兴奋、感动啦……都不过是它的跟班。下班归来、假日,或者失业在家的時候,全世界有多少人瘫在沙发上看电视?又有多少人对着电视画面喝啤酒、吃快餐、戴着耳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亲热,甚至做爱……越是视觉通吃,视觉媒体——不止是电视——就越膨胀,越能吸引资本;资本越拥挤,竞争就越激烈;激烈到一定程度,兼并就不可避免,于是,怨我重复,这个地球的信息传播的主赛场上,选手就越来越少,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强大政府,和同样屈指可数的媒体帝国。大概十年前,一位欧洲的知识分子就警



告说,二十年内,全球所有有影响的媒体,都会分落到加起来不超过个位数的势力手中。现在看来,还真有可能被他说中。

讲到这里,一张巨大的多股绳网相当清晰了:专制、资本、技术,三者紧密勾结,在不知不觉中,似乎要将人类的整个信息生活,都套进其中。那些从其历史上看,是最不喜欢人民知道真相的势力,逐渐成了信息——特别是那些人民觉得最真实、最可信的直观图像——的垄断者。图像传送技术的本来的好,也就这样变成了坏:你是可以亲眼见了,但你的眼,却因为这个见,越来越不属于你。

读书竟然成了一件费力的事

怎么办?总不能就这样面对电视,无知一辈子吧?从大处看,那张绳网虽然大,毕竟还没有一手遮天,比如,在中国,电视和其他主流媒体之外,现在就还有互联网,就算别处都一个口径,这里总还有一些不同的消息能传递开。不过,互联网并非免疫区,八卦新闻同样在这里爆炸,其猛烈程度,还远远超过了电视。那还有别的路吗?有。越是图像时代,电视中心,我们越不妨反其道而行之,往相对冷落的、非图像的地方走。强光照射之处,烟气腾腾,炫人眼目,其实多半空无一物,边上的安静的角落里,却可能有非常丰富的宝藏。这宝藏自然有多种形式:长辈的故事、尘封的家书、山地艺人的歌吟、咖啡馆里的闲谈、手机短信……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书。和现今所有别的信息和知识载体相比,书的内容是最丰富的。倘说一个沉迷于电视、由衷地觉得广告“真迷人”的人,多半所知不多,那么,一个生长在“图像时代”,却依然有脑子、有判断、明白世事的人,可以肯定,他喜欢读书,也善于读书。

可是,在今天,要喜欢读书并不容易。我们都知道,造出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正是靠了文字,人才能大步推进那在口语里开始了不久的抽象思维,并由此激发出想象力的新一轮奔放。可是,这些年人工图像的狂轰滥炸,却将不止一代人造得只习惯看图、一拿起书就犯困。如果出生在50年前,小时候没电视看,也没人逼着做习题,你最大的消遣是读书,你就很容易养成对文字的敏感,翻开一页,一目十行地扫过去,厚厚的一本,几下就看完了。可如果生在现在,那就不同了,从小学开始,读书就是做习题,你很少有时间读课外书,也许拿起一册漫画,你能一目四图,整体把握,一到翻开书本,就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数下去,半天也看不了几页。读书竟然成了一件费力的活,这要从小是独生子女、凡事习惯于省力的一代人,怎么喜欢得起来呢?

前几天,有位年轻同事给我算了一笔账:如今大学的本科生,吃饭睡觉上课闲



谈做作业学外语度周末谈恋爱之外,每周最多有时间读一本课外的书。我当时很意外:只能读一本?现在有点明白了,如果这学生不习惯读书,没有养成那种随着文字在抽象和具象之间快速往返的能力,一本书要读好几天,那一周不就是只能读一本吗?我面试的那三位学生,之所以四年只读了几十本书,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他们读书太慢吧。

可是,怎么理解电脑和互联网?就算不爱读书,年轻人猫在电脑前、上网的时间可不少,这不是也能培养他们对文字阅读的亲近感?应该说这有一点作用,但作用不大。游戏、网聊、查询实用讯息,大概是年轻人工余猫电脑、上网的三大主因。即便关心时政、发言评论,一般也都是快速阅读、即时反应,真像读一本书、一本杂志那样,在屏幕上盯住长篇文字、持续翻页阅读的人,其实很少。总体而言,电脑屏幕——特别是网络世界——和电视屏幕差不多,都是将人引向快餐式的文化消费的。我甚至觉得,一个习惯在网上阅读文字的人,可能反而不喜欢读书。网络在教会他一目十行的同时,会不会也养成他躁动的心性,令他没有耐心持续阅读一篇稍长的文章?他不会习惯了蜻蜓点水,抓住一点就跳开,什么细致的描写、密密麻麻的数据、一层一层的分析,他很快就会看得心烦,于是统统跳过去?他理智上也许知道,信息、知识、趣味、想象力……一本好书的丰富价值,往往就在这些他跳过去的地方,但他就是没耐心,一看到大部头的书,心里就发憊:这样的静不下心的人,会喜欢读书吗?

善于读书,就更难了。虽说出版业不大景气,这些年来,新出图书的总数,还是相当惊人。其中当然有许多好书,但和电视、广告或其他媒体一样肤浅不成器的烂书,也为数甚多。如果是一个读书不多、但对书本还有兴趣的中学生,他走进书店,面对满架五颜六色的图书,他如何选择?有谁能告诉他,这本是烂书,要丢开,那本不错,值得细读?家长吗?如今家有藏书、愿意鼓励孩子丢开习题、掉进小说和人物传记里六亲不认的家长,委实不多。那老师呢?鼓起眼睛,训斥沉迷课外书的学生是不务正业、耽误前程的,往往不就是老师吗?电视上整天娱乐搞笑、“我型我秀”,主流和时尚媒体或说教、或广告,千篇一律,即便大学校园,也到处贴着舞会信息、招聘广告,甚至有这样的教授,对满满一教室的学生说:死读书没大意思,还是多考几张证书要紧!偌大一个社会,就几乎没有谁,能切实帮助走进书店的中学生,让他避开粗滥读物,走近好书。如果他第一步走不好,善于读书云云,就更谈不上了。

当然,对不同的阅读目的来说,书之好坏,并不一样,查询疾病、突击外语、考公务员、入基督教……各有各的标准。在中国大陆,最近几年的大多数调查数据和销售排行榜,似乎都显示了,一般人日常生活中书面阅读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同时,这阅读中的实用性阅读的比例,却稳步上升。这不奇怪,书的一大价值,就是提供比



别处丰富的实用信息,因此,读者能否从各方面获得足够的帮助,在求取实用信息的路途上少走弯路,这本身就是决定他能否善于读书的一大条件。但是,惟其如此,我今天谈论“善于”读书,就更愿意强调另外一面:非实用性阅读。如果不把“实用”二字理解得过于宽泛,那就应该说,书的更大的价值,是在扩大读者的视野和胸襟,丰富其感受力和想象力,于潜移默化中,培养他对大千世界的好奇心和承担心,从整体上提高他。在一个被如此提高了的人面前,生活之路会变得很宽。这不仅仅是说,他越是抱有超出实用意图的开阔心情,他对实用信息的求取往往越顺当,而更是说,他的人生能不止于衣食利禄,有别的多样内容。可是,恰恰在这一方面,当今社会对那个走进书店的中学生,帮助最少。

大学,就是要“强迫”学生养成读书的习惯

前面说,我们不能不读书,可这里又说,这社会的一般环境和氛围,其实是不鼓励、也极少能帮助人读书的,那怎么做呢?

有可以做的,其中之一,就是大学教育。两百年来,世界各地的教育家、思想家 and 知识分子,对大学教育在现代社会的特殊意义,说了许多话。最近这些年,对大学的整体性的怀疑和悲观,还越来越多。但这里,我却要说一句粗暴的话:大学可以做很多有用的事,其中头一件,就是“强迫”学生养成读书的习惯。要用一切情感的和制度的方式:讲座、个别谈话、课前书目、课堂讨论、课外答疑、考试、读书会、图书馆的咖啡厅,甚至娱乐性的晚会……培育一种读书的氛围,切实地帮助和鼓励学生,督促他们用最多的时间去读好书。要让尽可能多的学生,逐步从阅读中体会世界的广大、智慧的光彩、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丰富……如果我们相信,人类到目前为止积累起来的精神和文化的精髓,大部分就存留在那些历经淘洗的文字经典当中,如果我们也相信,当今社会文化生产的畸形状况,正在急剧减少各类文化形式的知识和精神含量,而相比起来,书是其中减少得最为缓慢的一种,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相信,只要学生真读进去了,他会觉得充实,觉得快乐。他的头脑和心灵,会在这充实和快乐的感觉中活跃起来,而这持续的精神的活跃,会在他内心孕育出对书的亲近和需求。即便毕业了,跨出校门了,他依然会去逛书店,会在床头留一个放书的小空间,会不断地和爱人、朋友说:最近有这么一本书……他会在好书的陪伴下,继续努力做一个在人格和精神上真能自主的人。我还是相信那句老话,这样的人多了,社会坏不到哪里去。

2006年,以色列人均读书64本。2007年,上海人均读书6—10本。面对这两个数字,我真切感到了身为大学教师的职责。